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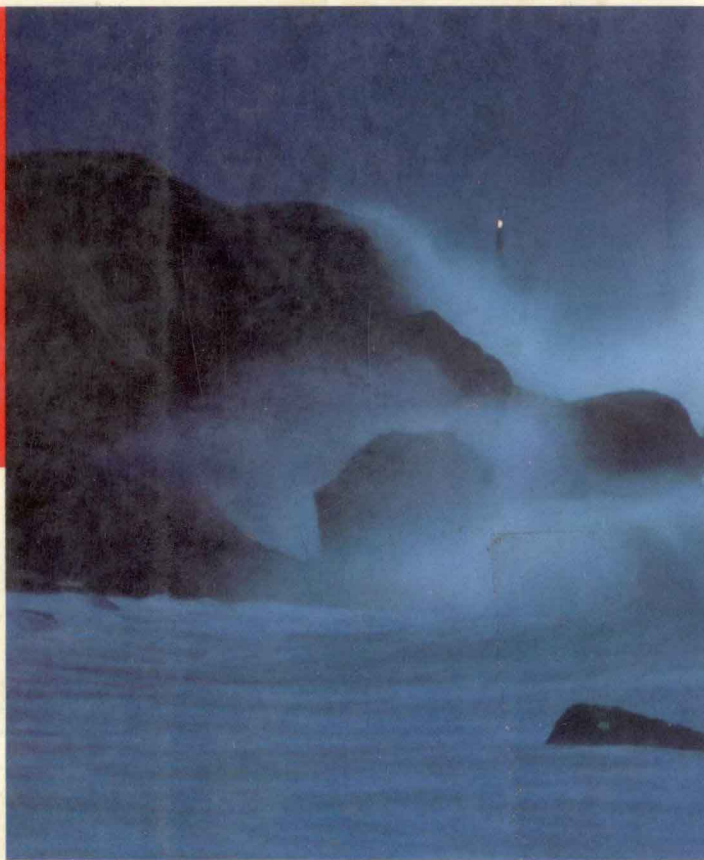
狂飈英雄

。 羅龍治・著

的悲劇

人間叢書 76

當我們伏窗重讀李廣、李陵、魏延、華陀的悲劇，淒冷的畫面，可以說是不容於中國儒家傳統社會的最美的構圖！





人間叢書^㉔

狂飈英雄的悲劇

作者／羅龍治

發行人／儲京之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

電話：(02)3066842・3025638

郵撥：0103854-0 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臺北郵箱79-99

校對／周鳳卿・羅龍治

內文印刷／文群印刷有限公司／02-3053735

封面印刷／胡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02-3917597

裝訂／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02-2519704

初版／中華民國65年11月20日（計六刷）

二版一刷／中華民國75年8月1日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214號

定價八〇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人間叢書 ⑦⑥

狂飈英雄的悲劇

羅龍治 著

時報出版公司 印行

目次

自序	七
大江明月話曹公	一五
石破天驚逗秋雨	三三
——法家酷吏統治下李廣三代狂飈英雄的悲劇	
向萬里無寸草處行脚	四二
——談玄奘三藏	
萬家燈火共華夷	五三
——談李世民	
天風海雨話李密	六三
論魏延之死	七三

羽扇綸巾話周瑜

八一

談周瑜

九〇

論日本國名為武后所賜

九六

——兼述支那爲秦或絲之對音

漢諱和帛書老子的抄寫年代

一〇四

關羽刮骨療毒

一二四

——談中國科技史上的一宗公案

再論華佗

一二九

花開富貴·竹報平安

一二四

——隋唐年俗雜話

長安之春

一三八

鹿泰劍

一四三

遊湖借傘

一六三

慾望的妖精

一六九

——談西遊記

談秦可卿

一七四

張三丰與少林淵源

一八九

自序

從高山森林到大海，從人間黑暗的小巷到浮萍蕭蕭的橫塘，我都找過。但是，雨，你這流浪的歌手，你這沒有影子的怪俠，今夜你究竟去了那裏？

大地皸裂，萬樹蕭蕭，百萬千花眼看就要萎化做一堆塵土。雨，你這大地之母，難道說你那雙黑夜「無明」的巨眼，也被科學工廠的怪煙薰成盲矇了嗎？難道說人間空氣的污染，江河的毒黑，你也茫然沒有知覺了嗎？

雨，可憐的盲矇！那人間小樓的燈光，還有那橫塘蹣跚的萍兒，都在等待著

你！於此，請讓我爲你獻唱一首老歌（胡適之作）：

賣藥遊方四十年，浮生浪說小神仙。

於今迴向人間去，洗淨蓬萊再上天。

在我的第二本文集將要出版的前夕，我的心情確是如此的沉重！尤其今夜我伏在窗前，檢點這三年來的舊稿，當我重讀李廣、李陵、魏延、華佗的悲劇的時候，我真想祈求上蒼來一場大雨，像天空缺了口那樣的一場大雨！

真的，二千年來，中國法家帝制流毒太深了！中國的百姓太世故、太鄉愿了。前些日子，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談到中國歷史上法家政治的傳統（見本年一月二十六日聯副）時，他也極悲憤的引譚嗣同的話說道：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韓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這實在是石破天驚的極高明之言。

在法家帝制高壓的統治之下，由於法家治術的陰柔周密，故明哲保身（大多是

鄉愿)的中國人，遂在「忍」字上痛下功夫。故今天要談中國功夫，百般「忍」順實爲最道地的「中國功夫」！就因國人鄉愿保身，「天人合一」，故在中國歷史上從來就不曾出現過什麼宗教革命、知識革命、工業革命、浪漫主義、理性主義等如火如荼的大規模的運動。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起伏，說穿了不過多是些饑餓的羣衆受了野心家鼓動，才掀起的「饅頭運動」而已！試看中國歷史發展的曲線，從法家中央集權的秦朝到變本加厲、獨裁專制的清朝，其起伏就如饅頭形的丘陵一樣，絕無奇峯突起。這和文藝復興以後，西方歷史發展的曲線——爲宗教而革命，爲科學工業而革命，爲民權的爭取而革命，爲知識的進步而革命，其起伏如驚濤駭浪，兩者適成爲最尖銳的對比！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之一絕！

我說這話，並不是在反傳統，我只是批評傳統，尤其是想指出法家在中國政治傳統中所創下的某些禍害。在法家的統治之下，你要說中國百姓「樂天安命」也好，你要說他鄉愿、世故也未始不可。紅樓夢就好比是一個專制王朝的縮影。於此我們不妨平靜的來想一想：自從劉姥姥來到賈府以後，究竟是那些不諳世務的千金小姐在嘲弄姥姥，還是姥姥嘲弄她們？這是明顯不過的例子，而劉姥姥的世故便是

一個典型的中國人的影子。再說，錢穆教授在國史大綱裏面說：中國歷史的發展，簡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方東美教授在他的哲學三慧裏面也說：中國人的生命情調如明月簫聲，而近代西洋人則如晴天霹靂。這些話都可以為中國歷史發展的曲線作一客觀的旁白。

法家治術，除講求權、勢、術的運用之外，最厲害的一著便是愚民政策的法家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這是說：百姓只須知道政府的法令，此外便無須知識了。法家不要百姓有知識，廣大民衆得不到知識的啓蒙，基本人權之概念遂無法發展成為一套嚴密系統的知識。故中國人面對法家專制的反抗，往往都是「非知識性」的，或說是「非理性」的，由是大規模的知識性的運動無法形成。大學者如董仲舒面對法家專制，也只能以陰陽災異的神權來裁抑君權而已。明初的方孝孺是面對君主獨裁而有心收回民權的人，他的政治學說較有系統（參見沈剛伯：方孝孺的政治學說），但他被抄滅十族，可見知識性的反抗，即使是個人亦為法家所禁，況大規模的運動呢？百姓愚昧，真理難明，故中國歷代革命的檄文如陳琳討曹操的檄文，祖君彥討隋煬的檄文，駱賓王討武曌的檄文，宋濂北伐蒙元的檄文等，都是說

受壓迫而革命，可是革命之後呢？卻不是知識上、制度上求進步，反而是每革一次命，皇帝的權力就增加幾分。直到近代滿洲努爾哈赤起兵，還以「七大恨」告天而革朱明的命，其思想之幼稚蒙昧如此！同時期的西方人卻早已爲民權、爲科學、爲知識而革命的驚天動地了！

法家之專制，使家天下之思想根深蒂固。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可是中國由秦至清，二千年來皆是「大道之不行也，天下爲私」！難怪陶淵明要歎息著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又說：「黃唐莫逮，慨獨在余」了。

中國人面對法家的制度，既無一套周密的思想利器可以制衡（儒家道家思想易流於鄉愿世故），故二千年來，士大夫以個人所作的非理性的反抗，史不絕書。就以本叢稿中所涉及的幾個歷史人物來說：李廣以自殺來反抗，李陵以逃亡匈奴、老死外國來反抗，都是「非理性的」。魏延以武力自衛，被抄滅三族。華佗被曹操捕殺的時候，以焚毀手寫的醫書來洩憤，靈樞素問，同歸塵土。這些都是「非理性」的反抗，由此亦可見法家不但摧殘文明，且威脅到人的基本尊嚴。二十世紀中國民權思想之落伍，科學知識之落伍，法家豈能辭其咎！

談到這裏，對於李廣和華佗之死，我想再補充幾句話。

關於李廣之死，也許還有人不相信他是爲了反抗法家酷吏的迫害。因此我再舉一條史記上的證據。李廣有一次戰敗，被匈奴活捉，逃回以後，依漢法當斬，結果以有赫赫戰功而廢爲庶民。廣平居無事，便到藍田南邊的山中打獵。天黑以後，就在田野烤肉飲酒，深夜才帶著隨從回家。路過霸陵亭下，亭尉以漢法不准夜行，便強留李廣宿亭下。李廣的隨從就說：「不是別人，是前李將軍！」那知亭尉大怒說：「今將軍亦不得夜行，何況前李將軍。」李廣怒甚，其後便藉機毆殺霸陵尉，並自動上書請罪。

這件事就表面看來，李廣違法殺人，實目無法紀。但須知法有惡法，何況專制之法！漢代遊俠朱家、郭解到處設法保全犯人，太史公稱揚說是「仁者有采」，可見李廣毆殺霸陵尉便是尋法家酷吏的晦氣，雖然其手段是「非理性」的！

類此情形，又出現在華佗傳上。華佗傳說：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便索火焚之。華佗只因沒有把曹操的中風醫治根除，便被曹操所殺，這不是專制是什麼？曹操是道地的法家執行者，故華佗

的醫書，獄吏畏法不敢接受。而華佗的針灸麻酔獨步東漢，竟橫遭殺害，乃焚書以洩憤（其實大可丟在獄中）。這種反抗，又是「非理性」的！李廣等人對法家的反抗，都是「非理性」的，但表現得極有鋒芒稜骨，不愧血性漢子。然亦有些人被折磨得銳氣喪盡，其反抗則近於鄉愿矣！

明史上有一條這樣的記載：吳人嚴德岷因犯了朱元璋的忌諱，被黥面充軍。後來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誰也不知他曾做過官。此人到宣德時期還活著。一天又因事被御史逮捕，跪在堂下供說他從前也曾任御史台勾當過公事，頗曉三尺法度。御史問他說做過什麼官？回說洪武時期的御史嚴德岷便是老夫！御史大驚謝罪。第二天親自登門拜訪，那嚴德岷卻早就挑鋪蓋走了。後來有一教授和他喝酒，見他臉上刺字，頭戴破帽，便問說你老人家犯過什麼罪？德岷嘆息著說了一番，並說先時國法極嚴，做官的多半身家性命不保。說完，北面拱手，連稱「聖恩，聖恩」不已。

嚴德岷對朱元璋的諷刺，可謂入骨三分。但奇怪的是這受盡折磨（臉上刺字）的老頭，到後來流落江湖餬口，竟也不曾在理性或知識上加以反擊。我想凡是看過明史的人，對於朱元璋的文字獄、瓜蔓抄，大概沒有不憤怒髮指的。而嚴德岷的態

度，眞道盡了中國人的鄉愿世故，各人自掃門前雪，中國怎能積極進步？

上述這些雜感，可以說就是「狂飈英雄的悲劇」這本書所能提供的主要概念。這些概念我用個人傳記的體裁來加以反映，因爲這樣比較眞實而不乏味。

此外，我在書中還談到漢諱的問題、日本國名起源的問題、「支那」語源的問題、華佗在中國科技史上的問題，以及蘇東坡念奴嬌詞「羽扇綸巾」的問題等，這些都談不上是學術上的什麼新見解，只是站在播種者的立場，把一些史學、文學、科學上常見的問題，做一通俗的處理，以便於大眾傳播而已。我相信客觀知識的傳播，必能增加社會上理性的力量，促成社會的進步。

三四年來，承高上秦兄苦心鞭策，寒雨孤燈，冷月冥冥，個人之甘苦微不足道。草此數篇短文，聊酬天涯知己而已。

大江明月話曹公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曹孟德短歌行

每次深夜讀到曹孟德的這首短歌行，便使我覺得寒冷蒼涼。像這樣淒冷的畫面，可以說是曹孟德不容於中國儒家傳統社會的最美的構圖。

當東漢日落昏黃的時候，不管曹孟德這隻老鴉，是否真的曾爲人世的黑暗不公